学生应知文史知识

西方军事史（二）

张俊杰 编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布伦海姆会战.....1
罗斯巴赫会战·吕岑会战.....29
特拉法尔加战役.....52
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83
莱比锡会战.....120

布伦海姆会战

从表面看来，威廉三世之死使法国占了优势，使它所期望的统一局面有了确实的希望----英格兰的统治者变成了一个并无特殊能力的女人，联合省为之大感震惊，而帝国（奥地利）也仍然显出年老无能的惯态。可是世界上总是有奇迹发生，上帝注定了要由一个人来扭转乾坤，他就是约翰·邱吉尔·马尔波罗第一公爵（1650-1722 年，他在 1702 年才晋封公爵）。更巧的是他又有一个能干的帮手，他的妻子莎拉·叶琳格丝，能够深得女王的信任，对国事的指导具有重大影响。

他是温斯顿·邱吉尔爵士的儿子，1650 年 6 月 6 日出生于阿什，1667 年开始从军，到 1701 年 8 月 8 日，威廉三世任命他为驻联合省大使兼联军总司令时为止，其间他曾经历过多次陆海战役。这些经验对他来说非常有价值，使他对战争的现实有所认识，又因为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所以他对法国人的性格有深刻的了解，以后他对自己的对手常能判断如神。

在他证明自己是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后，很自然的成了同时代许多小人物的妒忌对象。虽然如此，他的德行也并非无可指责，在他的时代，权谋术也是成功的基础，如果他不那样做，也就不可能升到如此高位。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才时，必须以他所处时代的标准为准则。有人指控他是投机小人，曾经阴谋叛国，当然他曾经与流亡在圣泽门的废王派通信，可是到 1701 年，威廉三世却任命他主持军政。这个选择是很聪明的，因为

这个军事和外交上的重任所需要的正是机智绝伦的性格。

不管他在人格方面得失如何，以将才和治术而论，马尔波罗在当时实在可以算是高人一等。他有礼貌和耐性，对愚蠢的人能很愉快的加以容忍，在天才之中很少有人能有如此性格。虽然他具有至高的勇气、活泼的想像力和充分的常识，但是他最难能可贵的特点还是他的自制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的心智丧失平衡，不管是同盟国的老顽固们也好，愚笨的政客们也好，或是敌人的运用能力也好。以将才而论，他具有一种极其少见的魄力，能够对战争进行总体观察，他能够把海权与陆权，战略与政策都融合成为一体。没有一件事情能逃过他的观察，即令是在战术方面或行政方面，任何细节也都不会被忽视。他是一个谋略家，经常使敌人感到神秘莫测；他也是一个管理家，他的部下对任何东西都不会感到缺乏。在计划一个战役时，他可以忍受无限痛苦，在执行一个计划时，他又能不惧任何困难。在他那个时代中，大家都相信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而他却总是设法引诱敌人接受会战，而最后更是证明了一个有活力的攻势通常也就是最理想的防御。一个同时代的人对他曾有下述评论（见瓦德诺亲王致威廉三世书）：

“基尔奇有火气，兰黑有思想，马凯有技巧，柯尔切斯特有勇气，但是对于马尔波罗公爵却很难加以适当的评语。他的性格中似乎有一种无法说明的因素，上述各人的美德好像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在军事方面他实在是一个全才。”

罗伯特·帕克曾经在马尔波罗的麾下服役。他也有下述评论：

“至于说到马尔波罗公爵，所有的人都同意法国将领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连法国人本身也有同感。这在他的十次战役中都有确证。他从来不会让机会溜走。在所有的情形中，他都具有如此巨大的判断和预测的能力，他从来不打没有胜算的会战，从来不围攻没有必克把握的城镇。他的态度乐观，心智清明，脾气冷静，即使在会战的高潮中，思想还是同样的敏锐惊人。”

这就是那个为部下所敬爱，被称为“约翰伍长”的人。最值得玩味的，是一百年之后另有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也被他的部下称之为“小伍长”（指拿破仑）。这个伍长实在是那个伍长的先驱，他也可以说是古斯塔夫大王的继承人，因为他打破了十七世纪末的战争公式，而又回到了那个瑞典大王的旧路上，所以马尔波罗也为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做了开路的工作。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应首先分析自从 1648 年以来在战争艺术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交通还是停留在原始状况下，陆军的数量依然不太大，因为骑兵仍然是决定性兵种，所以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粮秣的影响。水运和草地是最重要的，此外还有弹药库的建立，结果又使围城战压倒了野战，使大家一致承认防御要比攻击更为重要。由于希望避免会战，所以又导致所谓“闪避战略”，它是重视运动而非战斗的。杜伦尼（1611-1676 年）是这种战略的名家好手，但却并不是它的奴隶。但是他最著名的对手蒙特古里（1609-1650 年）却定下了这样的原则：“成功的密诀就是要有一个坚固的实体，无论在哪里都是如此强硬而不可透入，它好比一个机动的要塞，可以随时阻止敌人，而且还应有自卫的能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尔波罗却摆脱了这一类战争形式，回到了古斯塔夫的攻势战略和克伦威尔的攻击战术上。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想像力，能够认识到他这个时代中的军事变化，并了解其意义。自从 1648 年以来，出现了两个最重要的变化：（一）普遍采用燧发枪；（二）用刺刀代替了长矛。（注：“刺刀”一词可能是由“Bayonette”一词演变而来的，这是十五世纪的末在拜约尼（Bayonne）所制造的一种短匕首。1647 年在历史上才首次提到枪上的刺刀，这种刺刀插在枪口中，使火枪不能同时发射。1663 年在丹吉尔之战中，英军就曾使用过它。到 1687 年，范邦才建议路易十四采用“接合式”刺刀，这种刺刀可以装置稳定而又不妨碍射击。两年以后，法国陆军全部采用了它，1697 年以后，英德两国也采用了。到了 1703 年，法英两国也已完全取消了长矛。霍姆上校说：“刺刀的出现代表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战争的开始。这个十二英寸长的短刀使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除了燧发枪兵以外，在 1667 年又新创了一种掷弹兵，以后也编成了连，每一营有一个连。所以在 1650 到 1700 年之间，我们发现共有四种不同的步兵----即长矛兵、火枪兵、燧发枪兵和掷弹兵。到了 1703 年，又缩减成为一种主要形式，都使用燧发枪和接合式的刺刀。

这种兵器数量的减少，使队形和战术都大为简化，火线均为四列，通常也用三列，代替了纵队和六列的横队。一个营通常为八百人，在组织上分为左右两翼，每一翼又分为连，排和组。英军一排为五十人，而法军则为一百人。过去是一列连续的放枪，现在是各连或排在接近射程三十步到五十步时始开始射击，然后在浓烟掩

护之下开始用刺刀冲锋。

马尔波罗认识到这些变化都是对进攻有利的，所以他的战略和战术都是以进攻为主。用持续的步兵攻击，先把敌军钉住，然后再用骑兵的冲力将其击破。他的骑兵中队分为三线，像克伦威尔的骑兵一样，手持刀剑用疾驰冲锋。在布伦海姆之战中，帕克告诉我们说："骑兵奉命首先缓缓前进，到了与敌人非常接近的时候，才拚命的向敌军冲击。"卡尼也告诉我们说："马尔波罗只准每一名骑兵在一个战役中，携带三发弹药，这是专门用来在马匹吃草时供掩护用的，而不是为了进行正式战斗。"此外对于步兵，则特别重视射击训练。应该记住马尔波罗指挥的军队是由许多不同国籍的人员所组成的，荷兰、日尔曼和英国人都有，这也使他增加了很多困难。

战争开始时，英国的陆军和海军不同，兵员并非强迫征召而来。每个上校（团长）自己召募他的部下，所有薪饷被服都是包发给他的，所以造成了广泛的腐败情形，使部队中常常由罪犯充数，所以纪律必须十分严厉。提费尔扬曾经提到有一名士兵在 1712 年，奉命应鞭笞 12,600 次，但是打到了 1,800 次时，他已经快要死了。在 1703 年到 1704 年之间，英国逐渐通过了一套征兵法案，于是这种召募的方式被取消了，在某种限度内，承认强制征兵合法。通常是在夏季作战而在冬季补充兵员和训练他们学会当时那种复杂的操练。

1702 年 5 月 15 日宣战，马尔波罗面临的情况，其困难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法西两国形成了一个统一阵线，而所谓的大同盟却分裂成为两个集团，一个是英国与联合省，另一个是奥地利。在奥地利以西为巴伐利亚，虽仍守中立但态度很值得怀疑；它与法国之间隔着

一个巴登，其统治者马格拉夫·路易却决定站在利奥波尔德一边。在奥地利的东面是匈牙利，正为叛乱所苦，在其南面则是意大利境内的西班牙人，所以奥地利正在三面受到威胁，又因为萨伏依的维克多·阿曼达斯二世也与法国缔有同盟关系，由于这个便利，法军早已占领了波河上游，可以对在米兰的西班牙人进行增援。从全局上看，法国占有内线的便利，可以分别向联合省或奥地利出击，西班牙可以直接支援法国，或是以意大利为基地与奥地利作战。

马尔波罗的战略任务，第一是要阻止联合省遭受法军蹂躏，第二是防止奥地利被法西联军击败。前一个任务要求用联合省作为作战基地，在北面击败法军；后一个任务则须在南面击败西班牙。关于后一个任务，由于在 1701 年 6 月葡萄牙已经与法西两国缔结同盟，所以西班牙的地位已经大为增强。因为英荷两国海军已经不再能利用葡萄牙的港口，所以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或是在意大利境内，要想对西班牙进行一次攻击，其先决条件必须是在地中海或附近获得一个海军基地。

为了适应这种战略情况，马尔波罗决定了一个两面的计划。

（一）因为巴登的路易挡住了黑森的隘路，所以他决定攻击薄富尔元帅所率领的 9 万法军。他们正占领着马斯河上的一切要塞----只有马斯特里赫特例外----并且也占领了科隆选帝侯国，所以也就切断了联合省与奥地利之间的交通线。

（二）同时，罗克将军和一支英荷合组的远征军应攻占卡迪兹，并为舰队建立一个基地，从这里就进一步企图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以切断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

的海上交通线，并从南面威胁法国。

1702 年的战役是从意大利境内开始的，指挥帝国陆军的尤金亲王（1663-1736 年）发现范德姆元帅所指挥的法西联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使他很难维持在默顿的位置。接着在 7 月间，马尔波罗率领 4 万人开赴战场，因为配属在他司令部中的荷兰代表既懦怯又顽固，所以错过了四次机会，使他未能把敌人引上钩。虽然如此，法国人却已被逐出马斯河和下莱茵河流域，列日以下的马斯河都已通航无阻，若非如此，则 1704 年对多瑙河的远征将成为不可能。

8 月，罗克的海军出现在卡迪兹前方，陆军 14,000 人由阿蒙公爵率领，但由于计划错误和缺乏主动精神，人员的行为也很卑劣，所以攻占这个港口的企图终成泡影。在返航时，10 月间为了掩饰这次失败的耻辱，对威戈进行了一次临时性攻击。法军损失很重，船只不是被焚毁即被俘虏。虽然威戈不足以据守当作基地，可是这次突袭所完成的工作，却几乎可以与卡迪兹的攻占相比拟。但是因为在此之前恰好又发生了另外一个事件，结果使它的成功完全被抵消了。9 月间，巴伐利亚与法国合作，其条件为马克西米利安·艾曼纽尔的领土应大量扩张，而且一旦皇帝利奥波尔德被击败了之后，就应由他承继帝位。换句话说，就是由威特尔斯巴赫王室代替哈布斯堡王室。这个同盟使路易十四可以由守势转为攻势，而一直前进到维也纳。

马尔波罗已经控制了马斯河和莱茵河下游，于 1703 年侵入科隆选帝侯国，并于 5 月 18 日占领波恩。被召回日德兰之后，他的那个构思精巧的占领安特卫普计划，又因为荷兰将领柯贺恩的不服从而被破坏。此时，法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诸元帅中最能干的一个----维尔罗依----于 1702 年 10 月 14 日，已经在弗雷德林根击败了巴登的路易，并于 1703 年春季攻占斯特拉斯堡对岸的基尔，越过黑森，并于 5 月间在乌尔姆附近与巴伐利亚选帝侯会合在一起。他主张立即向维也纳进攻，但是这位选帝侯却加以反对，他把他的兵力开往提罗尔，企图将这块土地并入巴伐利亚版图，并且搜集增援兵力，建立巴伐利亚与意大利之间的联系。此时，维尔罗依监视着路易以掩护这个作战。而路易正从斯托尔霍芬前进，并已经与斯泰罗姆元帅所率领的 19,000 名奥地利军队相会合。同时在波河的范德姆也奉路易十四的命令，取道布里勒尔隘路，想与这位选帝侯携手，以便把战争带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部分而结束战争。范德姆浪费了许多的时间，所以到 8 月间，巴伐利亚留在提罗尔的骑兵终被逐出，同时提罗尔的山地部队也阻塞了布里勒尔隘路，范德姆遂不能达成会师任务。

假使巴登的路易和斯泰罗姆，能趁巴伐利亚选帝侯不在时联合进攻，那么维尔罗依就有可能被击败，但是他们却很愚蠢的把兵力分散了。维尔罗依在奥格斯堡首先击退了马格内夫的攻击，然后再于 9 月 20 日在霍切斯塔特使斯泰罗姆遭受了决定性失败。路易也立即放弃了奥格斯堡，退回宿营过冬，虽然这个季节已经太迟，不适宜再继续作战，可是维尔罗依仍然劝巴伐利亚选帝侯再进行一次突击维也纳的企图，因为匈牙利的叛变正使奥地利人感到头痛。但是这位选帝侯不肯听话，于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维尔罗依被召回法国，而由一位能力极低的马尔辛元帅代替。同时，塔拉尔德元帅占领了欧德布里萨克，11 月间又占领了兰道，于是使法

国本土与在巴伐利亚境内宿营过冬的 4 万法国部队之间的交通情形大为改善。到 1703 年年终时，奥地利的情形已经困难到了极点，于是利奥波尔德把尤金从意大利境内召回，并将拯救帝国命运的重责全部交托给他。

不过同盟方面也有两件有利的事情，足以使这一连串灾难减少部分效力。第一是葡萄牙与法国脱离了关系，第二是萨伏依也背叛了法国。前者应归功于英国驻里斯本大使梅沙恩父子。他们巧妙地使用外交手段，再配合威戈突袭的心理效果，使葡萄牙的彼德二世转移到联军方面，于 5 月间签订了梅沙恩条约。依照这个条约，葡萄牙同意接受英国的布匹以交换葡萄酒，而联军则同意派遣一支英荷联军前往里斯本，并宣布立查理大公为西班牙国王。

至于萨伏依，维克多·阿曼达斯对于法国的诚恳一向都表示怀疑，而且觉得法国愈强则愈不可靠。当范德姆要求把图林交给法军统治时，他就决定倒向联军方面，于 10 月 25 日与皇帝签订了条约。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在于至少就目前而论，奥地利的南面侧翼可以有了安全的保障。

尽管有了这些重要的收获，可是在 1703 年秋天，情况还是非常危急，所以马尔波罗提出警告说除非他的部下肯服从命令，否则他就不愿再指挥下去。10 月 12 日他写信给荷兰代表吉尔德马森说：“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为了同盟国的公共利益，我必须告诉你，根据过去的一切经验，使我们知道为什么我军殊少成功的原因，主要的是因为缺乏纪律。除非这一点能有所改善，否则将会毫无希望。”随后他回到英国去思考来年的计划。

现在，马尔波罗已经认识到在未来的战役中，法国人的企图必然是要把皇帝逐出战争。这个目的达到之后，他们就可以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到日德兰。为了预防起见，马尔波罗的任务就是设计一个计划，一方面拯救皇帝的危难，而另一方面又能为荷兰人所接受，如果不行，那么至少应该能瞒住他们。上两次战役的经验使他认识到，因为法军的战线和要塞是如此坚固，所以要想在日德兰获得迅速的胜利似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认为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把他的军队移到多瑙河上游阻止法国人和巴伐利亚人向维也纳进攻。他明白那里是主要的决斗战场，而且也认识到荷兰人永远不会同意他到那里去，而且即使他们同意了，这种运动也还是非常危险的。不仅是距离遥远，一支大军很难迅速通过，而且这种运动还包括越过法军中央的侧翼在内，而马尔波罗手中的唯一掩护兵力就是路易的那支小部队，他们现在驻在斯托尔霍芬，对这个任务显然不能胜任。所以这次行军的最后目的，不仅应使在莫斯里河上和阿尔萨斯境内的法军无从知悉，而且同样也不能让荷兰人知道，否则他们马上会大感惊恐。此外，为了依照梅沙恩条约的规定，他又决定派罗克护送查理大公，率领一支远征军先到里斯本，当他们登陆之后，罗克的舰队即应继续进至利维拉，利用萨伏依的陆军，并与法国境内叛军联合起来向土伦攻击，以击毁该港中的法国舰队，并把法军向南方吸引。（注：差不多在 1704 年 2 月底，罗克和远征军达到了里斯本，当军队登陆之后，大公即被宣布为西班牙的查理三世----这就是前后历时八年的半岛战争的开始。罗克的舰队进到土伦，但当他发现萨伏依公爵不能拨出任何部队来参加联合行动，于是他就回到直布罗陀海峡。在那里

他接受了强大增援，使舰船数量增加到了五十艘以上。他于是决定进行一次他一向想干的冒险勾当----攻占直布罗陀。8 月 4 日略经困难之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因为这个岩石岛上的防御并不坚强。三个星期之后，他在费里兹马拉加的海外，击败了图洛斯率领的法国救兵，这支舰队也有五十艘战船。这一战使英国人赢得了地中海的控制权，在此后的战争中，法国人对于英国人在地中海的优势，再没有作进一步挑战。）

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应在多瑙河上进行主力攻击的事实已不可考。科克斯在《马尔波罗公爵回忆录中》说："作出这个决定的是尤金亲王，马尔波罗曾与他密商全盘战役计划。"这种说法似乎不正确，因为那时马尔波罗和尤金还未相识，而且没有通信作为这种说法的佐证。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在 1703 年 8 月间，马尔波罗 1704 年的战役计划是取道莫斯里河侵入法国，同时在那年秋天里，他曾接到帝国大使拉蒂斯拉伯爵的许多通信，指出如果没有帮助，维也纳的丧失将成定局。虽然如此，似乎直到 1704 年 3 月为止，马尔波罗还是坚持他的莫斯里计划。1 月间，他又通过海格与荷兰当局商谈，他们害怕联合省会丧失掩护，所以强烈表示反对。当他于 2 月回到英国后，他继续接到拉蒂斯拉伯爵的紧急呼吁。最后到 4 月，拉蒂斯拉直接送了一个备忘录给安妮女王，说："因为巴伐利亚选帝侯已经获得了法国的大量援兵，所以帝国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所以请陛下命令马尔波罗公爵迅速增援。"此后马尔波罗才开始提到这种观念。最后多瑙河战役计划终于代替了那个莫斯里计划，这个新计划中的一部分就是启用尤金亲王代替斯泰罗姆，奉皇帝之命他应前进到日尔曼战场与马尔波罗和路易并肩

作战。

马尔波罗对他这个计划极力保密。1704 年 4 月 21 日，他回到联合省。他于 5 月 10 日达到了马斯特里赫特，在那里他发现情况是这样的：面对着他的维尔罗依的位置在门海格纳之线以内（即安特卫普----迪斯特----那穆尔之线）。只有柯基尼斯伯爵率领 1 万人看守着莫斯里河。在维也纳周围所有的帝国陆军约为 3 万人，在乌尔姆有巴伐利亚选帝侯和马尔辛元帅和率领的 45,000 人监视着他们。在 4 月间，有 1 万多法军取道霍伦萨尔，越过黑森与他们会合。巴登的路易正率领 3 万人驻在斯托尔霍芬，不足以阻止敌军援兵的前进，尤金手中只有 1 万人的兵力，但并未设法阻止敌人前进。为了掩护这支增援部队并保护法国与巴伐利亚之间的交通线，塔拉尔德率领 3 万人位置在斯特拉斯堡和基尔。

尽管敌军的兵力分布已经很难对付，而最大的困难却还是荷兰人。为了使自己不受他们牵制起见，在离开英国之前，马尔波罗首先决定所有由英国人发饷的部队，均应由他本人直接指挥。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为当他告诉荷兰代表说，未来的战役是在莫斯里河上时，他们马上就开始阻止他。虽然如此，他还是把联合省的防务和 7 万人的兵力，交给奥费奎尔奎将军，于是把他自己部队的第一个集中点定在科伦根以西二十英里处的贝德堡，时间是 5 月 16 日。他所指挥的兵力总数为 90 个中队的骑兵和 51 个营的步兵，其中分别有 19 个中队和 14 个营，连同火炮 38 门，是由英国人组成的。他从贝德堡写信给英国驻维也纳的代表斯提普尼先生，要他向皇帝报告他进军多瑙河的意图，但却嘱咐不要让荷兰人知道了。5 月 18 日，他检阅了他的部队，两天后就向莱

茵河进发。5 月 23 日他进入了波恩。他在那里得知维尔罗依已经渡过缪斯河，正在骚扰胡伊；马尔辛也已经获得了增援。而奥费奎尔奎却发挥了主动精神，也正在输送援兵给他。帕克对于这次进军有如下记载：

“我们时常是连走三天，有时四天，然后再休息一天。通常总是凌晨三时开始行军，每天走四个里格或四个半里格（一里格约合三英里），大约在晚上九时达到宿营地。因为我们是在同盟国中行军，所以有指定的官员为我们人马供应一切的必需品。当我们尚未达到之前，这些东西就都已经全预备好了，所以军人根本无事可做，除了撑帐幕、煮东西以外就是躺下来休息。的确，从来没有那一次行军比这一次更有秩序和规律，人马也不疲倦。”

5 月 25 日，马尔波罗和他的骑兵到达科布伦茨，四天后他的步兵也都赶上了，于是不向莫斯里河前进，全军越过了两架浮桥，改向梅兹进发。

照帕克的记载，所有人都感到莫明其妙，法国人也一样，他们现在猜想敌人是向菲力普斯堡进军，因为最近在那里建造了桥梁。6 月 3 日，骑兵在获得一部分日尔曼部队增援之后，在拉登堡渡过了尼卡尔河，6 月 7 日，不再向莫立普斯堡前进，全军从魏斯罗赫转向辛泽姆。现在他的最后行动已经无法保密了，马尔波罗这才把他的真正意图告诉荷兰当局。法将塔拉尔德本来是在兰道等候着，以便当他在菲力普斯堡渡过莱茵河之后予以迎击。所以听说他调换方向之后，不免大吃一惊，而法国宫廷在巴黎获得这个消息之后的反应也一样。现在黑森保护着他的右翼，马尔波罗开始直向劳芬前进。

6 月 10 日，到达莫德西姆，尤金亲王和巴登的路易

也在那里会师。6 月 27 日进入了金根，开始分配职务，决定由巴登的路易与马尔波罗一起作战，而尤金则控制莱茵河，以防维尔罗依和塔拉尔德增援巴伐利亚部队。马尔波罗的兵力总计约 7 万人，分为 200 个骑兵中队，96 个步兵营和 48 门火炮，在前进了 250 英里之后，才终与敌军接触。敌军共约 6 万人，由马尔辛和选帝侯指挥，正在乌尔姆东北 25 英里处的德林根挖掘工事。尤金只率 3 万人留在斯托尔霍芬一线，面对着留在斯特拉斯堡的维尔罗依所部约 6 万人。

6 月 30 日，马尔波罗进到巴尔默色芬，7 月 1 日又到了阿姆迪根，位于要塞多瑙沃斯以西约 15 英里。后者是一个重要据点，他必须赶紧加以占领，因为一旦他占领该地之后，他就可以到达通往罗德林根的道路以开辟另一条新的交通线，并且也可以在多瑙河上占领一个桥头堡以打通到奥格斯堡和慕尼黑的道路。若想对多瑙沃斯实行围城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必须花费好几个星期时间。而且当马尔波罗围城时，塔拉尔德不仅可以切断他的交通线，而且还可以打击在他后背上，并与马尔辛等人进行前后夹攻。早在 6 月 30 日，选帝侯已经匆匆的派了德·阿佐元帅率领 14,000 人经多瑙沃斯到达舒伦堡，这是一个卵形小山，正好控制着这个要塞。

既然不能围攻，所以马尔波罗决定实行突击，尽管他的部将反对，因为经过 15 英里的行军后，部队一定已经疲惫不堪，可是他仍然命令于 7 月 2 日攻下舒伦堡。他认为如果赶紧攻击，不仅可以使德·阿佐损失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内马尔辛和选帝侯也可以在德林根渡过多瑙河，进到北岸以增援舒伦堡。从战略上来说，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马尔波罗到多瑙沃斯的距

离要比马尔辛等近 10 英里。因为这等于在行军上占了半天便宜，所以他决定不听诸将劝告，将攻击日期定在 7 月 3 日。

7 月 2 日清晨，英军前卫开出了阿姆迪根，道路漫长而又糟糕，一直走到正午才到了多瑙沃斯正面的沃尔-尼茨河，架桥搁误了三个小时。为了使德·阿佐误以为在 7 月 3 日以前他们是不会进攻的，所以就在这里开始架设营帐。此时，马尔辛和选帝侯为了支援多瑙沃斯已经开始前进，而德·阿佐则忙于挖掘战壕。

马尔波罗的攻击计划既简单又大胆。他决定从西面攻击舒伦堡，这是它最强的一侧；不仅因为这一面与他最接近，而且因为这边也受到多瑙沃斯的保护，是敌人认为最安全的一面。他集结了两个纵队，左面一个主要为英国步兵，负责突击工事的西北顶点或把它攻破，若不可能，则用激烈的攻击把德·阿佐的预备队吸引住，以便为右面纵队开路。右面这个纵队在马格内夫指挥下从多瑙沃斯与舒伦堡西南顶点之间前进，以便从后方攻击这个阵地。

上午五时，马尔波罗的炮兵开火了；但是一直等到过了一小时又一刻钟之后，戈尔中将才率领左纵队前进，6 千人共分三线，以 8 个营为支援，8 个营为预备队，只有 35 个骑兵中队。据当时一个目击者的叙述，经过如下：

“我们前面的斜坡是如此险陡，所以当敌人（英军）纵队开始前进时，就丧失了踪影，等到再看见的时候，距离我们的堑壕只有两百步了。他们前进的速度，加上他们的喊杀声，真是气势惊人。当我听到之后，命令我方也冲锋以掩盖他们的声音，使其对我们的部队不产生恶劣影响。英国步兵奋勇攻来，一直冲上防壁，但是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